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十

閩長樂梁章鉅撰

夏侯惇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

趙一清曰承祚以夏侯與諸曹互列一卷正隱寓操爲夏侯氏子至操以女妻楙蓋欲掩其跡所謂奸也而或轉據此力辨操非攜養不亦慎乎

夏侯嬰之後也

按漢書夏侯嬰傳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孫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據此則竟云夏侯嬰之後恐不無附會矣

乃敢執刼大將軍復欲望生耶

錢大昭曰是時惇爲折衝校尉非大將軍也惇爲大將軍在

文帝卽王位之後此大字疑衍

惇乃斷太壽水作陂

錢大昭曰初平四年袁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卽其處也　趙一淸曰太壽不見於兩漢志大約地在寧陵襄邑之閒水經汳水注汳水又東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疑卽惇所治也

爲大將軍後拒

將字衍此時爲司空未爲大將軍也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

趙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三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餘載何得尙有破布之事考是時關公圍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

自洛陽親往應接未至而晃破關操遂軍摩陂則惇傳所云

呂布必闕公之訛也

拜前將軍注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

宋書百官志云左右前後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按後漢書郡國志云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不得謂之省也如袁術爲後將軍公孫瓚爲前將軍呂布爲左將軍皆在魏國未建之先則東漢末已皆具其官矣

注乃共構棑以誹謗公主奏之

殿本考證云公主宋本作令主

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

錢大昭曰護軍領軍皆魏武丞相府自置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

注　浩舅杜陽爲河陰令

趙一清曰兩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魏文帝改河陰杜陽爲令時不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夏侯淵傳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

錢大昭曰此十四年即建安十四年也疑脫建安二字

擊破南山賊劉雄領其衆

張浩曰張魯傳注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按太平御覽卷十五引魏畧亦作劉雄鳴漢時人鮮雙名者劉雄鳴

是賊號亦如張白騎李大目之類耳

羌叙起兵鹵城以應之

何焯曰西縣屬漢縣西古作卣此鹵字與楊阜傳皆訛爲鹵

韓遂在顯親

後漢書郡國志云漢陽郡顯親 顧祖禹曰顯親城在陝西秦州東南十里本成紀縣地後漢建武中分置

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

潘眉曰一字衍當作二十年下載武都氐及征張魯事並在

二十年

注霸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

趙一淸曰興勢地名在定軍山世字誤也是役在魏太和四年詳曹眞及蜀後主二傳

注湛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

陳景雲曰景陽當作景羊此晉景獻穆皇后也

注世所謂爵里刺也

釋名云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引魏名臣奏議黃門侍郞荀攸奏曰今吏初除刺有二

一刺通爵二刺條疏行狀

曹仁傳從攻費華即墨開陽

潘眉曰前漢華縣屬泰山郡中興省費縣屬東海郡中興移屬泰山郡此傳云從攻費華漢末泰山復置華縣也故泰山都尉孔宙碑陰有華縣時爲延熹七年知華縣在孝桓以前置魏志臧霸泰山華人霸父戒爲華縣獄掾太守令收戒詣府霸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費華鄰縣也　錢大昕曰即墨

屬青州之北海郡陶謙爲徐州牧未得其地疑是卽邱之譌

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

錢大昭曰勾陽當卽句陽然屬在濟陰郡在今曹州府城北二十里布在下邳未必有別將在句陽疑爲曲陽之誤曲陽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北

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

荀當作莄韓莄見荀攸傳此誤　水經澮水注云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　顧祖禹曰鄶城在河南禹州密縣東北五十里溱水亦曰鄶水東南流合洧水

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水經沔水注云平魯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

將士感之皆無二

二下當有心字

純揮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部

殿本考證云毛本作斬譚首及北征三郡

曹洪傳　與太祖會龍亢

龍亢一本作龍元誤今　殿本巳改正

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

趙一清曰此錯舉郡縣以成文濟陰則定陶也山陽則昌邑也二者皆郡也中牟下四縣名若河內之山陽縣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西北六十里去濟陰甚遠不得連及然下云十餘縣則遺却二郡此臨文之語病耳

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

宋書百官志鷹揚將軍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與此互異

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

封國明亭侯

潘眉曰舞陽當爲舞陰攷後漢舞陽省入㕍陽時無舞陽也舞陰陰葉堵陽博望皆南陽邑武帝紀建安二年曹洪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公自南征至宛生禽表將鄧濟攻舞陰下之卽在是時

曹休傳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潘眉曰公卿上尊號奏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是延康中所署官爵已如此本傳載在黃初三年後似當以碑爲正

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

何焯曰督休諸軍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爲上將分道而進宣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尋陽者不得而兼督也

子肇嗣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六引曹肇別傳云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恒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曹眞傳 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眞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 注 魏畧曰眞本姓秦養曹氏

按眞父既名邵而明帝時眞進封邵陵侯故裴松之云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潘眉曰邵陵侯之邵從邑旁眞父名邵字當爲召召字伯南取召南之義然邵召字本通

使將虎豹騎討靈邱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趙一清曰齊趙皆有靈邱觀眞以功封靈壽亭侯則是趙靈邱也後漢書續郡國志常山有靈壽縣而代郡之靈邱廢

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

錢大昭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之建安中魏武爲丞相始遣大將軍督之如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文帝始有都督諸州軍事如曹仁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是也至都督中外諸軍事則總統內外兵旅是後司馬氏父子並加大都督而權愈重矣

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

晉書職官志云給事中秦官也漢東京省魏世復置

明年即位

年乃帝字之誤

曹爽傳 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

何焯曰爽名位素輕忽膺重寄不勞謙以光天下而偃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矣

注 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

何焯曰上單言成湯下兼言伊呂則臨文之病

又 夫天下之達道者三又 順長少也

道字是尊字之誤 殿本考證曰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又 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

潘眉曰是時曹爽薦司馬懿爲太傅大司馬詔言先帝本欲以懿爲大司馬今爽薦之合先帝本旨又言先帝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玩此詔

旨蓋謂懿姓司馬氏今若拜大司馬則司馬氏加大名嫌於
迫上近柏人彭亡之讖亦非所以安司馬氏也故但拜太傅
不拜大司馬

又其以太尉爲太傅

何焯曰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崇以太傅虛名所謂實奪
之權也

注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

此條不出書名疑有脫文

作窟室綺疏四周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潘眉曰酈道元云永甯寺其地是曹爽故宅熙平元年立寺
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許地壁悉
壘方石砌之石作細窓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

庸匠亦難復制此可想其靡麗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　又　臣受命之時也

潘眉曰槃牙牙字誤當作互吳志陸瑁傳九域槃互同葢字

作牙牙即互字也　殿本考證云受命疑當作授命

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

潘眉曰爽封武安侯見本傳羲封安鄉侯見傅元贈馬鈞序

訓侯爵未詳

注　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

潘眉曰攷晉書曹爽府第在武庫之南故宣王欲趣武庫正

當爽門後楊駿居之亦敗

注　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

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

陳浩曰鄭樵通志畧作以宮易婦是也臧艾以父妾與飈故爲此語

又葢由交友非奇才

殿本考證云一本作其才

又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疝囊

何焯曰崖柴藝文類聚作啀喍玉篇啀狗欲嚙也類篇又作厓則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覽作黙

又張魯前爲鎭北將軍

按魯傳爲鎭南將軍此作鎭北疑誤

又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

李龍官曰堂有四窗八達未必卽得罪或堂字爲黨字之誤

諸葛誕傳注云以元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是其證也窗與聰古字通用

又

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

林暢園師曰屠蘇與廜廯通廣雅廜廯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蘇

又

復爲兖州刺史快快快不得意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五引桓氏家傳範爲兖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戀慕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又

衆人爲君難爲作下

上爲字當作謂

又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
隋書經籍志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
又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
太平御覽卷十三引作世說曰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
世說言語篇注引魏畧云晏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或曰
何苗孫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别傳云晏少
時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天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
帝談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氷釋又卷
三百九十三引晏别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爲子每
挾將游觀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
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伍又世說夙惠篇云何

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隋書經籍志何晏撰魏晉謚議十三篇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

注其時秦宜祿兒阿蘇

世說夙惠篇注引魏畧作阿鰾

又其母在內　又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其上有以字　世說容止篇云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麪旣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按此注所云正與世說相反也

又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何焯曰據此則平叔葢尚有後但亦出魏末傳則恐同歸虛妄耳費文禕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蔽國傳聞然以彼爲可信也

又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耶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引魏末傳云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

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筆於地

夏侯尚傳 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

按魏公卿上尊號奏表中已有使持節都督督軍征南將軍

臣尚則此云踐阼後拜者葢誤

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

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六引三國志魏將夏侯尚圍南郡

作浮橋度景里洲令在郡西按此事亦見董昭傳但言入渚

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而不云度景里洲也

尚有愛妾嬖幸寵奪嫡室嫡室曹氏女也

晉書景懷夏侯皇后傳云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

陽鄉主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

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靑龍二年遂以

嶋崩無男生五女

注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昌陵下當有鄉字

子元嗣元字泰初少知名士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

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

林監

世說容止篇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

蒹葭倚玉樹　宋書百官志云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初

置建章營騎後更名林騎置令丞東京又置左右監至魏不

改

夫欲淸敎審選

何焯曰淸敎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

潘眉曰昔陳勝爲楚王以朱房爲中正中正之設由來舊矣魏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制中正評次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司馬宣王除九品置大中正太初此論當在此時發也

緬緬紛紛

錢大昕曰卽書泯泯棼棼也泯緬聲相近漢書敘傳作湎湎紛紛

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

晉書輿服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

何焯曰覺疑當作較

注毓弟會年少於元元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元元不受孫盛雜語曰元在圂圊會因欲狎而友元元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

世說方正篇云夏侯元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元相知因便狎之元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注引名士傳曰初元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元被收時毓爲廷尉執元手曰太初何至於此元正色曰雖復形餘之人不可得交案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元拒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獨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四引異苑云夏侯元爲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坐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㦸之屬以內頭中畢還自安頭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及永嘉之亂有硯見宣王涕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元訴寃得伸故也

注魏畧曰元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引魏末傳云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研按此華妍恐是筆研之誤

又元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

何焯曰魏將軍或疑作衛將軍然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爲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

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

沈欽韓曰六典注漢舊儀云以武都紫泥封靑布囊白素裡兩端縫尺一板中約署封拜王公以下皆用皇帝行璽蔡邕獨斷云策書制長二尺短者半之陳蕃傳尺一選舉注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知封拜皆用尺一詔也

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後四字

又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淸吏也賜之

世說賢媛篇云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

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又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

潘眉曰相印經今失傳相笏經載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三其書敘出自蕭何東方朔見而喜之魏陳長文以示許士宗云云當亦六朝人手定非漢世舊經也其法取五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時版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欲端平完淨版舊用白直檀刺榆桑竹

四材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紘不得出邊絶理版版頭是君座版頭不如法與君共事必不得中作四分上一分爲二親左父右母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男右女第四分左奴右婢若其處傷踢破裂蝎穿兆隨所屬必損失死亡版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寛博文采斑斑光澤清淨必得封邑此大略也

趙一清曰宋書孔琳之傳琳之建議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

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惟小益

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隋書經籍志梁有相手板經受板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畧鈔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又有伯樂相馬經甯戚王良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鶴經浮邱公相鶴書相鴨經相鷄經相鵝經相貝經

又世語曰經字彥偉

錢大昕曰管輅傳注作彥緯當从系旁

又

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

盧明楷曰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尙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又

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

世說賢媛篇云經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慽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耶

三國志旁證卷十終

三國志旁證卷十一

閩長樂梁章鉅撰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

潘眉曰袁宏漢紀彧作郁彧郁古字通　錢大昕曰朗陵令當從司馬彪書張璠紀作朗陵侯相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

錢大昕曰永漢元年後漢書作中平六年攷獻帝以中平六年九月卽位改元永漢兩號實在一年　潘眉曰永漢元年者中平六年也是年四月靈帝崩皇子辯卽皇帝位改元爲光熹八月改光熹爲昭甯九月董卓廢帝爲宏農王獻帝卽位改昭甯爲永漢十二月詔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於史例當書中平六年　沈欽韓曰續漢百官志少

府官屬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尙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桓帝永壽三年以小黃門爲之及宦官誅復以郎補此彧之以孝廉拜也

袁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

潘眉曰後注引荀氏家傳云彧第四兄諶此云弟當誤　按魏書曰太祖過攸舍稱述荀攸謀謨勞勳曰今天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旣以子房待慈明復以子房待公達蓋居然以漢高自命矣

以爲司馬）

潘眉曰後漢書謂之奮武司馬時太祖爲奮武將軍也明年太祖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范史又謂之鎮東司馬

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

潘眉曰任彧留事後漢書作使彧守鄄城任以留事較明晰

錢大昭曰留事者猶云留知後事也是時彧與程昱同守鄄城

趙翼曰昔漢高先定關中光武先取河內以爲基此三城即操之關中河內也後彧又勸操迎天子謂晉文納襄王而定霸漢高發義帝喪而得諸侯是早以帝王創業之事勸操似不得謂之盡忠於漢不知獻帝遭董卓大亂之後四海鼎沸强藩悍鎮四分五裂彧計諸臣中非操不能削羣雄

以匡漢室則不得不歸心於操而爲之盡力爲操卽所以爲漢也其初勸操迎天子謂操曰將軍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彧欲藉操以匡漢之本懷矣且是時操亦遠未有覬覦神器之心也及功績日高權勢已極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錫則非復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懷僭妄而終不肯附和姑以名義折之卒之見忌於操而飲藥以殉其爲劉之心亦可共白於天下矣

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

李淸植曰奉迎之後用董昭勸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引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

注後漢書彧傳本有之

進彧爲漢侍中守尙書令

李淸植曰史於彧官獨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注

又平原禰衡傳曰

太平御覽卷二十六引禰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於艨衝舟上會設黍臛衡在坐黍臛至先自飽食畢搏黍戲擲其輕慢如此

又

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只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

廚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沈欽韓曰稚長史失其名按金石萃編隋趙芬碑載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所謂荀令君趙盪寇云云可證稚長名融也又魏書趙逸傳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

又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

後漢書禰衡傳云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奏章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

又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

後漢書禰衡傳云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其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　隋書經籍志禰衡集二卷又錄一卷

注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褌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

按此引張衡文士傳語世說言語篇注所引亦同而後漢書禰衡傳漁陽參撾章懷注音七甘反引文士傳撾作槌自王僧孺詩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七紺反而世說注

又加手作摻此後文人遂無作平聲用者如庾信夜聽擣衣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闇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夜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李商隱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詩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撾荅參者猶曰散曰引曰操曰弄之類參撾乃擊鼓曲調禰生當有所受之若依章懷注作七甘反則鼓僅三撾詘然而止安得音節悲壯聲出金石使四坐爲之忼慨耶　潘眉曰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二引後漢書衡反辱孤句下有衡對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爲伶倫之衣今裴注引文士傳無此二句范書亦無唐書李綱傳引禰衡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疑皆出謝承書也

又衡著布單衣疏巾履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巾作布

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 注三輔

決錄曰象字文則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陳縣雲曰三輔決錄下脫注字趙岐決錄序曰其人既亡行

乃可書嚴象敗没在決錄成書後至韋康遇害岐卒已久尤

不相及也其爲摯虞注無疑

注懿性貞實文愍篤誠

盧明楷曰愍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于義無取疑是懋

字懋卽敏又與愍通輾轉而訛也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

何焯曰此書卽陳琳所作檄也操陽怒其士卒耳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
水經濟水注云安民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　顧祖禹曰
安民亭在東平州西南
表封彧爲萬歲亭侯
潘眉曰太平寰宇記九新鄭漢舊縣屬河南郡有萬歲亭後
漢荀彧封萬歲亭侯于此
注
閎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
作易集解
李龍官曰閎荀彧第四兄諶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彧子
惲同名疑有誤　陳景雲曰從孫惲惲當作煇見晉書賈充
傳旣定新律加祿賞詔文內有荀煇也　按太祖以女妻彧
長子惲是彧長子惲于煇爲大父行則煇命名自不應同

隋書經籍志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

注太祖欲表彧爲三公

潘眉曰三公當依後漢書作正司時彧方守尚書令位在九卿下不得遽表爲三公章懷注云彧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爲得其實

密以諮彧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密以詔諮彧

太祖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

潘眉曰彧初平二年年二十九薨年五十建安十七年也本傳言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攷魏武帝紀進軍濡須口在十八年正月吳主傳亦云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太祖以十八年正月進軍濡須彧薨在後似薨於十八年

矣然下云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爲魏公在十八年彧薨在十七年則此傳言太祖軍至濡須者將往濡須實未至也

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李淸植曰史家此言所以原彧本志也先文貞公曰朱子謂陳羣爲賊佐命詞嚴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例彧之侍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彧死而後操爲之耳其阻董昭一節亦自可取彧之罪當從末減　潘眉曰彧前沮復古九州議後又沮九錫議彧薨太祖遂爲魏公是年郎復十四州爲九州

子虛𩃬音翼

潘眉曰𩃬當爲廙廙唐韻廙與職反與翼音同夏侯元傳注引世語散騎常侍荀廙少帝紀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皆作

廙又晉書佚史光傳亦作荀廙寘字字書所無也

注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

世說惑溺篇云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及少時亦卒以是獲譏于世奉倩曰婦

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之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又傳嘏往㖙粲

潘眉曰㖙與喭通　按集韻喭或作㖙

荀攸傳注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

趙一清曰祈當作旂晉有樂安孫旂字伯旗可證也

建安二年從征張繡

趙一清曰武紀二當作三

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

殿本考證云毛本數萬作百萬何焯校本作十萬

於是封陵樹亭侯

水經渠水注云長明溝水北分爲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建安中封尙書荀攸爲陵樹亭侯故陳留風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

後轉封邱陽亭侯

趙一淸曰邱陽疑是陽邱漢書王子侯表有陽邱共侯安顧祖禹曰陽邱亭在濟南府章邱縣東南十里

賈詡傳

少時人莫知惟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蹈易解之機

潘眉曰後漢書皇甫嵩傳作蹈易駭之機

又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潘眉曰當從皇甫嵩傳作授鉞於暮春攻黃巾以中平元年春二月起嵩以三月討之此作初春者誤也

又屠三十六萬方

趙一清曰萬字衍因下方字誤增三十六方見後漢書皇甫嵩傳而靈帝紀作三十六萬注引續書作三十六萬餘人孫堅傳亦作三十六萬皆後人誤改　潘眉曰黃巾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

卓壻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

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

按此爲賊計則忠矣而李郭之亂詡實造之寔平之智豈出此乎裴松之所謂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皆由賈詡片言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後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蓋亦本心不昧矣

注 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

潘眉曰松之此句足證唐人東風之誤

注 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

趙一淸曰得卽德也古通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引齊職儀曰

黃初三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災害責在朕躬勿
貶三公遂爲定制
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 又詡甍子
穆嗣穆甍子模嗣 注 世語曰模子允允弟龕從弟疋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作詡子璣璣子通延通子疋延後無攷
與本傳所載子孫不合潘眉謂當從本傳是也然唐書作表
當亦有所據依卽如晉書賈疋傳云魏太傅詡曾孫與世語
合與唐書亦合也存以俟考
注 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曹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
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旣違義識亦疚焉
唐庚曰董昭建議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
彧稱曹公興師本爲朝廷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

是不平或以憂卒昔管仲相桓公其意欲尊周耳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依曹公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遂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與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哉論者何得非之

又 横流已極

明監本極作及誤今 殿本已改正

袁渙傳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注滂字公熙

何焯曰渙當作煥今太康縣有魏袁煥碑 王鳴盛曰黄叔璥中州金石考陳州府扶溝縣有魏袁渙碑此縣又有漢國三老袁良碑方輿紀要云金石林載入太康縣何氏因此遂

以爲在太康但作渙甚明不知何以云當作煥惟是蜀志許靖傳云靖與陳郡袁煥親善且其字曰曜卿則又似從火爲合況其父名滂不應渙亦從水未知其審　潘眉曰公熙後漢書注作公熹

注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惟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

程同文曰呂布軍中亦有數百卷書乎

隋書經籍志袁子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著書十餘萬言

宋書百官志云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官至河隄謁者

謁者魏因之

張範傳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

顧祖禹曰修武故城在懷慶府修武縣東古甯邑周武王伐紂勒兵於甯因曰修武　按此出韓詩外傳

涼茂傳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

一統志云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常據作多據

國淵傳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

錢大昕曰蓋縣屬泰山不屬樂安蓋當爲益字之誤　一統志云益縣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後漢爲侯國晉省

田疇傳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

王鳴盛曰陶潛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春字下注云一作泰按此係宋紹興壬子冬贛川曾集刻本觀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宋人已不能定然畢竟以春爲正也　按後漢書劉虞傳注引魏志云字子春

好讀書善擊劍又虞乃備禮請與相見

殿本考證云善擊劍宋本無善字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壯勇慕從者二十騎俱往

劉虞傳與疇同行者尚有從事鮮于銀募一本作慕

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

拾遺記云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鷄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疇

臥于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旣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愼爾儀奄然不見

遂入徐無山中

後漢書郡國志云右北平徐無 顧祖禹曰徐無山在薊州玉田縣東北二十里

疇皆拒不畱

殿本考證云毛本畱作當元本畱作受

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

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

唐庚曰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及從驃騎游何耶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法屈耳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曰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預作豫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

錢大昕曰前漢志右北平郡有平剛縣卽平岡也　潘眉曰平剛縣後漢廢故云陷壞斷絕也

越白檀之險又登白狼堆

潘眉曰白檀亦前漢漁陽郡屬縣後漢廢又曰白狼堆今名

布祜圖山

疇自以始爲居難

錢大昕曰居當作君

注至于田疇方斯近矣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方斯遠矣

王脩傳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

明一統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社

賊入孫氏吏不能執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吏不能得

注融集有融答脩教曰

隋書經籍志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錄一卷

行司金中郎將注魏畧曰脩爲司金中郎將

錢大昕曰陳琳爲袁紹檄稱操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

即此也韓曁傳就加司金都尉亦是　潘眉曰魏太祖與王

脩書云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

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又云使此君沈滯冶官然則

司金中郎將蓋冶官也同時蜀漢亦立此官張裔傳云還爲

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是已　吳鳴鈞曰韓曁徙監冶

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美就加司金都尉足證司

金爲冶官非發邱摸金可混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

魏畧作河北始開冶以脩爲司金中郎將多河北以下六字

注王隱晉書曰

隋書經籍志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

王隱撰

注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悴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讀詩上多一每字　晉書王裒傳云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又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　又田樂陽逵等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無其字逵作達

邴原傳　北海朱虛人也

一統志云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

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尙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引邴原別傳劉政作劉攀云攀臨去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郄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尙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忿爲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卽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一引原別傳又作劉舉

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引邴吉當作原別傳云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爲司空辟署議曹掾請見禮畢上送至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孤甚敬此人於其辭遠送之謂其尙顧而終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公望君一日辭不

顧揖原勃然曰夫何謝哉夫揖讓者謂其敵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施且孔子反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以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豈徒哉

注當以書相分

盧明楷曰分字於義文晦冊府元龜作介蓋孫崧與兗豫士多相識欲以書爲介紹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成也亦當作介　潘眉曰分當爲尒卽介字國語一尒嫡女一尒嫡男古本並作尒

又某今孤負恩施　又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

明監本脫今字則字今　殿本已補正　陳浩曰此二語與下句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爲對舉之文

又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

枝此錢旣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殿本考證云拾監本作捨拾義較長今改正　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三引原别傳云里老爲之頌曰邴公行仁邑落無虎邴君行廉路樹爲社

又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

顧祖禹曰三山島在萊州府北五十里海之南岸也史記封禪書八祀四曰陰主祠三山

又遂免危難

世說賞譽篇注引原别傳云原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旣甯欲歸鄉里爲度禁絶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

因夜去之

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

殿本考證云何焯校本龐迪作龐辿

注

宦歷二官

陳景雲曰二官當作二宮歷二宮者謂以朝臣而更爲東宮官屬也語見吳志薛綜傳注引王隱晉書言綜之孫兼字令長歷位二宮丞相長史

永甯太僕東郡張閣

趙一清曰三少帝紀注作張閤

管甯傳

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

按世說德行篇載管甯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

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管讀如故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此事似應採入注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甯之右

何焯曰彥方當作彥考後漢書注可證宋本或作文考此作彥方皆淺人所改也

司徒華歆薦甯

世說德行篇注引魏畧云甯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甯甯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既字

注 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
潘眉曰司馬懿初謚文貞改謚文宣此作宣文侯字倒誤也
宣王未爲相國此亦傳子之誤
又甯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甯乘船自若
太平御覽卷六十引周景式孝子傳云管甯避地遼東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甯思惟嘗咎念嘗如廁不冠而已向
天叩頭風亦尋靜
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殿本考證云茲當作滋
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甯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撰甯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逃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甯志行所欲必全不爲

守高

王鳴盛曰程喜之言可爲善爲我辭矣全甯之節者喜也其後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等薦甯宜備禮徵聘而奏末又言若甯固執守志斯亦聖朝同符唐虞雖出處殊塗於輿治美俗一也此又諸公之善爲甯地矣

注高士傳曰管甯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潘眉曰據所云則管甯之坐如今之跪　按三代以上席地而坐皆如今之跪所謂未嘗箕股是也

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永甯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甯曰臣聞龍鳳隱躍應德而臻明哲潛遁應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管甯

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覊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恬韜韞儒墨潛化旁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甯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羅疾病即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甯疾彌留未能進道今甯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

佐況甯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成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甯清高恬泊擬迹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甯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甯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

按此表凡五百餘字文采巨麗不識蕭選何以遺之殆緣不

得撰者主名耳　藝文類聚卷三十七又載桓範薦管甯表云臣聞殷湯聘伊伊于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尙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甯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敝衣踰於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歎述以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並三王之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于大夫管甯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旣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以元纁聘之以殊禮矣

注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

著於揚歷也
按文選魏都賦注盤庚云優賢揚歷此是鄭康成所注古文盤庚卽今文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二句詳見僞書序疏中而何義門批文選乃謂盤庚無此文亦疎矣
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王鳴盛曰邴原傳末所附三人皆曾貴仕者此則直養志不仕矣管甯客遼東公孫度及文帝徵甯遂將家屬浮海還郡不但知公孫氏將亡亦以不還則必結怨于曹氏也潔其身巽其迹可謂兩得之矣
除樂平令又遷居任縣又廣平太守
潘眉曰樂平建安初新置縣任縣本屬鉅鹿建安十七年移屬魏郡黃初二年分魏郡西部置廣平郡任縣屬廣平故張

琊居任縣而廣平太守來致羊酒之禮

靑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

錢大昭曰四年下有日無月史脫文宋書符瑞志四年作三年又云廣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

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

宏農太守何楨等

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文士傳云何楨字元幹靑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識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楨遂造賦表上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引

何楨別傳云楨廬江灊人父他字文奇有儁才早卒楨在孕而孤生遇荒亂歸依舅氏齠齔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墳籍名馳淮泗

注昭脩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世所高尚四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嘉平二年

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潘眉曰史籀所作大篆謂之史書晉衛恒書勢云魏初有鍾胡二家俱學于劉德升又荀勗立書學博士以鍾繇胡昭爲法當時鍾胡齊名　按張懷瓘書斷云昭少而博學不慕榮

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眞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可爲碻士矣

注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

史記陳涉世家篝火漢書作構火是構與篝通

又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知生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就視如故今改正

又先等作圖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形如蝸牛廬無蔽字及故謂之蝸牛五字　沈欽韓曰圖舍即鹽鐵論之專屋淮南子之專室專與

圖同北齊書神武紀圖焦亦此

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

王鳴盛曰此評以袁渙邴原等爲貢禹兩龔之匹意指顯然

其待魏室之輕重亦在是矣蓋借禪讓以爲篡竊始於莽操

莽敗操成其開後世以巧奪之門一也陳壽目睹兩朝故尤

謹之而寓其意於諸賢出處之間示進退於列傳先後之際

其用心良苦矣

三國志旁證卷十一終